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卷一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儀禮經傳通解　　　　禮類五通禮之屬

提要

臣等謹按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儀禮經傳通解宋朱子撰初名儀禮經傳集注朱子己修三禮劄子所云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即是書也其劄子竟不果上

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没後嘉定丁丑始刊板於南康凡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共二十三卷為四十二篇中缺書數一篇大射至諸侯相朝八篇尚未脫藁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則仍前草創之本故用舊名集傳集註是為王朝禮中缺卜筮一篇目録内踐作第三十一以後序説並缺蓋未成之本也所載儀禮

諸篇咸非舊次亦頗有所釐析如士冠禮三屨本在辭後乃移入前陳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辭本總記在後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末取雜記女子十五許嫁笄之文續經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雖不免割裂古義然自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朱子糾其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因撰是書以存先聖之遺制分章表目開卷瞭然亦考禮者所不廢也

其喪祭二門則成於朱子門人黃榦蓋朱子以創藁屬之楊復原序述榦之言有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則榦之所編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僅修喪禮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禮則尚未訂定而榦又沒越四年壬午張虙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

後楊復重修祭禮鄭逢辰進之於朝復序榦之書云喪禮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别為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稱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憾則別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書云南康學宫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虙續刋喪禮又取祭禮藁本併刋而存之竊不自揆遂㮣藁本叅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今自

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復所重修合前經傳通解及集傳集註總六十有六卷雖編纂不出一手而端緒相因規模不異考古禮者其梗概節目亦略備于是矣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儀禮經傳通解舊序

南康舊刊　朱文公儀禮經傳與集傳集註而喪祭二禮俄空焉葢以屬門人勉齋黄榦俾之類次而未成也處來南康聞勉齋已下世深恨　文公之志不終士友間有言勉齋固嘗脱槀今在南劔陳史君處欲全此書索之南劔可也南劔知之果以其書來且併遣刻者數輩至於是鋟木更一年而後畢是雖喪祭二門而卷帙多前書三之一以是刊造之日長點勘之功鄉貢進士

楊用爲多又助以王鎮圭童居欽黄嵩三君披閲精彊
錯簡脱字往往無之處生不爲晩而不能一識　文公
文公不可得而見得見勉齋者斯可矣又復失之𠕋
符星渚乃　文公遺愛之地高山仰止惓惓興懷兹又
得全其所欲述之書以畢其平日傳受之志豈非幸歟
第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
誠有如古人之論撫卷爲之三嘆也嘉定癸未孟秋上
澣四明張處識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目録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后氏戴氏今按此即今儀禮也十七本作七十臨江劉敞云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今從之永嘉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也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于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六篇周官傳四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

曰即今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

劉歆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今按禮經威儀禮記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為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也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于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者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

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故此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于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于今何書為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耳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它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

行乎經禮之中者具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若或者專以經禮為常禮曲禮為變禮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

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今按此即上文誤作七十篇者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蘇林曰淹中里名也　今按及孔氏舊註屬下句劉敞云孔氏安國所得壁中書也當屬上句

今按此即上文五十六卷者其讀當從劉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今按與本作學十七本作七十劉敞云學當作與七十當作十七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其說是也蓋上文經七十篇本註后氏戴氏又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后倉二戴皆其弟子則彼所謂后戴之禮即是傳此高堂生之所得而今號儀禮者也況劉氏所考於所增多篇數適合而上文經目又別無高堂生十七篇之禮其證甚明賈公彥疏亦云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故知此誤錯三字皆當從劉氏說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　今按諸記自一百三十一篇以下與經

文本不相雜疑今亦多見於本篇後記及二戴之記孔子家語等書特不可考其所自耳又張淳云如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畧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賈公彥曰戴德戴聖與劉向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第三自玆以下大戴即以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聘禮公食覲禮喪服為次小戴則以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士虞喪

服特牲少牢有司士喪既夕聘禮公食覲禮為次皆尊甲吉凶先後雜亂故鄭說不從之唯劉向别録大射以上七篇與小戴同而其下乃以聘食覲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為次皆尊卑吉凶次第倫叙故鄭用之也又曰儀禮之次賤者為先故以士冠為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為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為後諸侯鄉飲酒為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

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為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國君之等又為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下先吉後凶凶盡則又行祭祀吉禮也

士冠禮第一 陸德明釋文曰冠古亂反下以意求之 家禮一之上

鄭玄目録曰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 疏曰言童子居士位者據下昏禮相見禮皆士身所行故知此是士身自加冠也又據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故知年二十而冠也孔穎達云冠之所起按略說云古人冒而句領註云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項世本云黄帝

造旒冕蓋前此以羽皮為冠至是乃用布也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句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今按諸侯朝服以日視朝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皆君臣同服故言此篇言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而為士者若天子之士則其朝服當用皮弁素積不得言玄冠朝服也鄭氏本文如此今見疏義而釋文乃以天子二字加于諸侯之上則外謬而無文理矣溫本亦誤今定從疏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疏曰四民世事見齊語引之者見此為士自加冠法若士之子四十強而仕何得有二十為士自加冠也今按此說不可曉竊詳鄭意似謂士之子雖未仕然亦得用此禮爾疏恐誤也冠於五禮為嘉禮大小戴及別錄皆此為第一疏曰周禮春官五禮之目曰吉凶軍賓嘉

其以嘉禮親萬民之一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是冠屬嘉禮也今仍舊次而於其文頗有所釐析云如取三傳以合於陳器服章之次諸辭各附於本章之下增女笄一節自雜記而來出後記以入後篇之類

冠義第二　　家禮一之下

此小戴記第四十三篇蓋漢儒所造以釋冠禮之義者也家語冠頌篇略見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小戴曾子問中有變禮春秋内外傳有事證今皆以附於後定爲第二而遞改下篇之次云

士昏禮第三

家禮二之上

鄭目録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疏曰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没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鄭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為禮是昏禮所起也今按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又按孔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而媒氏又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此皆昏禮之大期也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是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也昏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别録此皆第二今頗釐析之而定為第三後皆放此不復重出

昏義第四　家禮二之下

此小戴第四十四篇葢漢儒所造以釋昏禮之義者也今以郊特牲坊記曾子問及詩春秋内外傳白虎通義說苑所說昏禮之義及其變節合之以爲此篇

内則第五　家禮三

此小戴第十二篇葢古經也鄭氏以爲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以閨門之内禮儀可則故曰内則今按此必古者學校教民之書宜以次於昏禮故取

以補經而附以傳記之說云

内治第六　　家禮四

古無此篇今取小戴昏義哀公問文王世子内則篇及周禮大戴禮春秋内外傳孟子書大傳新序列女傳前漢書賈誼新書孔叢子之言人君内治之法者創為此記以補經闕

五宗第七　　家禮五

古無此篇今取小戴喪服小記大傳曾子問内則文

王世子檀弓曲禮篇及此經喪服傳春秋內外傳家語白虎通義書大傳孔叢子等書之言宗子之法以治族人者創為此篇

親屬記第八　　家禮六

此即爾雅之釋親篇白虎通義所謂親屬記者也以其具載閨門三族親戚之名號故刋於此而通義所釋亦因以附焉

士相見禮第九　　鄉禮一之上

鄭目録曰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疏曰經亦有大夫及庶人見君之禮亦有士見大夫之法而以士相見為首故以名篇其天子之孤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執摯既同相見之禮亦無别又云送葬之禮恩厚者退遲恩薄者退疾引之者證有執贄相見之義也

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别録皆第三疏曰案周禮大宗伯五禮賓禮之别有八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六者是五等諸侯見天子兼有自相朝覲之禮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二者是諸侯使臣出聘天子及自相聘之禮並執玉帛而行然執禽摯之法此屬直新升為士大夫之等同國執禽摯相見及見君之禮亦是賓主相見之法故屬賓禮也今

出其見君者數條入臣禮篇而取曲禮少儀玉藻諸篇言相見飲食之禮者附之

士相見義第十　　鄉禮一之下

古無此篇劉敞補亡今以白虎通義附其後

投壺第十一　　鄉禮二

此小戴第四十篇第記主人與客燕飲投壺之禮鄭氏以為實曲禮之正篇其事與射為類於五禮宜屬

嘉禮疏曰案周禮大宗伯云以嘉禮親萬民下有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故知屬嘉禮也　今

取大戴及少儀合之以繼士相見禮之後

鄉飲酒禮第十二　　鄉禮三之上

鄭目録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　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此賓賢能一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蜡祭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酒三也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其王制云習鄉尚齒即是黨正飲酒法　呂大臨曰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鄉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別録此皆第四今略取

少儀一二附記下云

鄉飲酒義第十三　　鄉禮三之下

此小戴第四十五篇亦漢儒所造以釋鄉飲酒之義者也上篇所陳乃鄉大夫將興其賢能而賓之之禮此義中第五章兼有黨正正齒位之事鄭說已見上篇孔穎達以為吉禮非也今以周禮考之唯祭祀為吉禮其飲食賓射燕饗皆屬嘉禮則上篇鄭云嘉禮為是而孔說誤也射義放此今附于本篇之次

鄉射禮第十四　　鄉禮四之上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疏曰鄭註州長以下周禮州長職文也周禮又云五州為鄉是州屬鄉也一鄉雖管五州然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則當來臨此射禮故州長所行而名鄉射也又鄉大夫既興賢者能者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如此禮故亦名為鄉射云不改其禮者雖鄉大夫在其禮仍依州長射禮也然此經鄉大夫射于庠云堂則由楹外又云堂則物當楣又云大夫用兕中其禮與士射於序別而云不改者大射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禮及未旅而射為不改耳其實亦有少異也射於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今按此篇與上篇戒宿飲燕之節畧同它經之註似此者多不

重出而鄭于此註各詳具之是後諸篇亦復放此蓋恐後人因事檢閲者不能一一通貫故不憚其繁複耳至于疏家復詳言之則為冗長故今獨存註文而疏無異義者不復載也

鄉射義第十五　　鄉禮四之下

此小戴第四十六篇亦漢儒所造以釋鄉射之義者也今取其言鄉黨習射詢衆庶者為此篇而出其言天子諸侯將祭選士者為大射義見後篇

學制第十六　　學禮一之上

古無此篇此類今以家塾黨庠遂序皆為鄉學則其

禮之次宜有以見其設教導民之法故集諸經傳創立此篇以為此類之首

學義第十七　學禮一之下

此篇亦古所無今集諸經傳凡言教法之意者補之以釋上篇之義

弟子職第十八　學禮二

此管子之全篇言童子入學受業事師之法今分章句參以衆說補其註文以附于經

少儀第十九　學禮三

此小戴記之第十七篇言少者事長之節註疏以為細小威儀非也今釐其雜亂而別取它篇及諸書以補之

曲禮第二十　學禮四

此小戴記之第一篇言委曲禮儀之事所謂曲禮三千者也其可隨事而見者已包在經禮三百篇之内矣此篇乃其雜碎首尾出入諸篇不可隨事而見者

故合而記之自為一篇而又多為韻語使受者得以諷於口而存諸心葢曲禮之記也戴氏編禮時已亡逸故特因其首章之幸存者而雜取諸書所引與它記之相似者以補續之然其文亦多錯亂不甚倫貫今頗釐而析之

臣禮第二十一　學禮五

古無此篇今按事親事長隆師親友治家居室之法各有成篇獨臣事君三綱之大其法尤嚴乃獨無所

聚而散出於諸書學者無所考焉今掇其語創為此篇

鐘律第二十二　　學禮六之上

古無此篇今以六藝次之凡禮之通行者已略見上諸篇矣此後當繼以樂而樂經久已亡逸故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佑通典之言律呂相生長短均調之法創為此篇以補其闕

鐘律義第二十三　　學禮六之下

古亦無此篇今取　闕

詩樂第二十四　　學禮七

古亦無此篇而大樂遺聲其絶久矣今取世傳唐開元十二詩譜補之以粗見其仿佛然亦未知其果有以合於古之遺聲否也

禮樂記第二十五　　學禮八

古無此篇今取諸記中通論禮樂大指者合為此篇以通釋禮樂之義

書數第二十六今闕　學禮九

古無此篇今按六藝之射已略見上鄉射及下大射篇御法則廢不可考矣唯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故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筭經為此篇以補其闕然亦不能詳也

學記第二十七　學禮十

小戴第十八篇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次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而言之舊註多

失其指今考横渠張氏之說并附己意以補其註云

大學第二十八　　學禮十一

小戴第四十二篇專言古者大學教人之次第河南程氏以為孔氏之遺書者也秦漢以來儒者既失其傳故其舊文舛錯為甚而訓說亦多不能得其微意今推本程氏既緒正之仍别為之章句讀者宜盡心焉則聖賢之學可漸而進矣

中庸第二十九　　學禮十二

小戴第三十一篇程氏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其書成於子思而其言大抵與大學相發明故熹聞之先君子常以為大學者此篇之户庭而此篇則大學之閫奥也然道既失傳説者類皆不能得其微指今亦本程氏别為章句讀者孰復而深味之則聖賢傳付之容旨庶乎其有以自得之矣

保傅傳第三十　　學禮十三

漢昭帝詔曰通保傅傳文穎以為賈誼所作即此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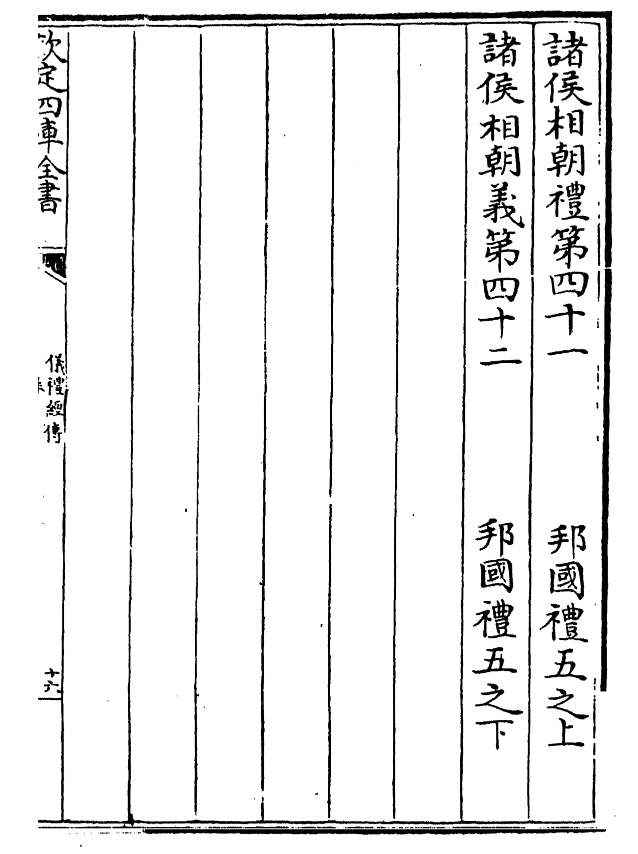
也今在大戴禮中第四十八篇其詞與誼本傳疏語正合其言教大子輔少主之道至詳悉而極懇切矣故自當時即以列於孝經論語尚書之等而進之於君盖能深識其言之要者矣後之君子有愛君憂國之深慮者其可以不之省哉

踐阼第三十一　學禮十四

此大戴第五十九篇　自此以下序題並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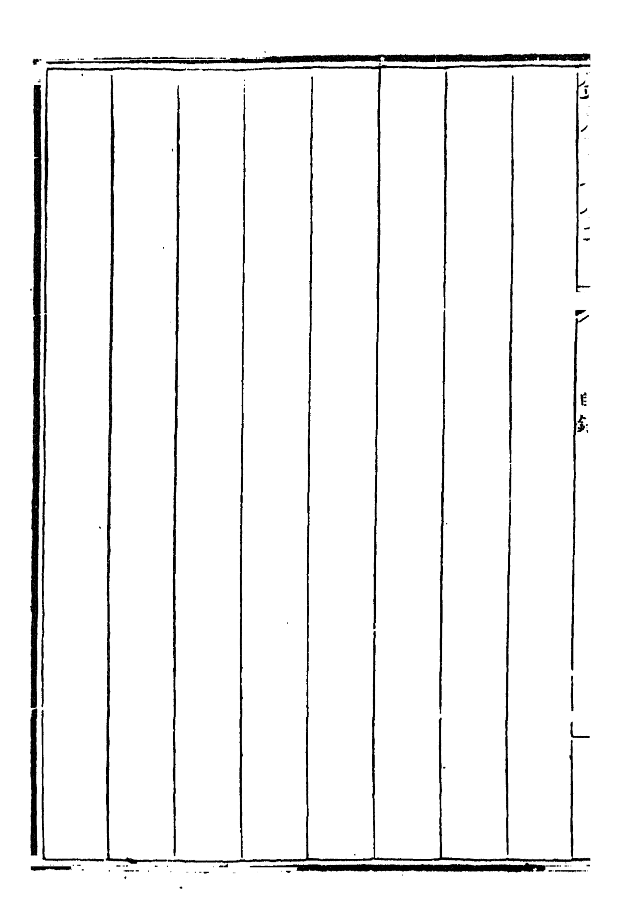
五學第三十二　學禮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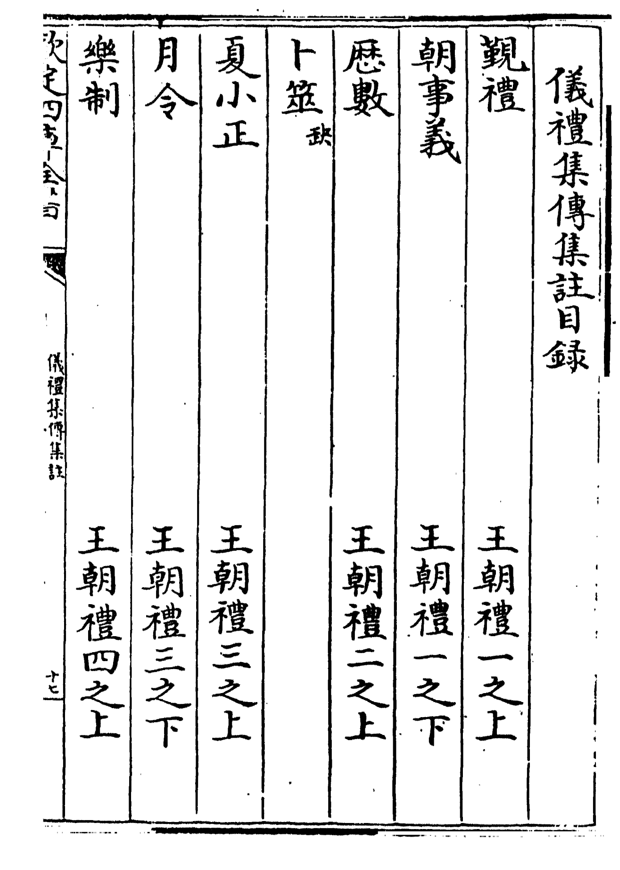
燕禮第三十三　邦國禮一之上
燕義第三十四　邦國禮一之下
大射禮第三十五　邦國禮二之上
大射義第三十六　邦國禮二之下
聘禮第三十七　邦國禮三之上
聘義第三十八　邦國禮三之下
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　邦國禮四之上
公食大夫義第四十　邦國禮四之下



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一　　邦國禮五之上

諸侯相朝義第四十二　　邦國禮五之下





儀禮集傳集註目録

覲禮　王朝禮一之上

朝事義　王朝禮一之下

歴數　王朝禮二之上

卜筮　缺

夏小正　王朝禮三之上

月令　王朝禮三之下

樂制　王朝禮四之上

樂記　王朝禮四之下

王制之甲分土　王朝禮五

王制之乙制國　王朝禮六

王制之丙王禮　王朝禮七

王制之丁王事　王朝禮八

王制之戊設官　王朝禮九

王制之己建侯　王朝禮十

王制之庚名器上　王朝禮十一

王制之辛名器下　王朝禮十二

王制之壬師田　王朝禮十三

王制之癸刑辟　王朝禮十四

附

乞修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

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寜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

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説欲以
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
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説略有端緒而
私家無書檢閲無人抄冩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
散遂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閒亦有得其遺意者
竊欲更加參考别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
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關借禮樂諸書
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

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通解卷一

宋 朱子 撰

家禮一之上

士冠禮

傳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夫音扶朝直遥反　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

士冠禮　筮于廟門筮市例反廟古廟字　筮者以蓍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日於廟

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廟謂禰廟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　蓍音尸禰乃禮反父廟也　疏曰蓍草之靈者易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是也易者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筮得卦以易辭占吉凶也周易筮法用四十九蓍分之爲二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再扐而爲一變合掛扐得五若四爲少得九若八爲多三變而成一爻三變皆少則爲九而謂之老陽三變皆多則爲六而謂之老陰兩多一少則爲七而謂之少陽兩少一多則爲八而謂之少陰皆畫地記之九重六交七單八拆至十八變則得六爻而成一卦老者變而少者不變也不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也又曰經雖言父子兄弟不言祖孫鄭兼言孫者家事統於尊若祖在則爲冠主故兼孫也又曰凡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是禰廟若非禰廟則以廟名别之如聘禮言先君之祧又言祖廟是也若天子諸侯皆冠於始祖之

廟故季武子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祧謂遷主所藏始祖廟也大夫雖無冠禮然有幼而冠者亦當與士同在禰廟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

朝直遥反注同後朝服故此緇側其反韠音畢蔽膝也　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也緇帶黑繒帶也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素韠白韋韠也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凡染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又曰古者田漁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韠以蔽前後及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祭服異其名曰韍　繒自陵反繚音了長直亮反廣古曠反凡度長短廣狹者皆放此視一作眂音同弁皮彥反緅側留反與音餘　疏曰

云素裳者雖經不言裳然裳與韠同色既云素韠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又云衣不言色者禮之通例衣冠同色其色與者經即別言之下云爵弁服純衣是也又云並必朝服尊蓍龜之道者此決冠時主人入廟服玄端爵韠此並於廟門亦當服玄端而不服之乃服朝服是尊蓍也然下文宿賓爲期亦朝服者自是尋常相見所服耳非特以此相尊敬也其特牲少牢並日與祭同服者蓍龜不可尊於先祖也又云士黑繒帶者謂以黑飾白繒帶也玉藻曰士練帶率下裨又言士緇裨率與繂同謂緶緝也裨飾也葢以練熟白繒單作帶體其廣二寸而緶緝其兩邊又以緇飾其垂下之兩末與兩邊也再繚四寸屈垂三尺者帶之垂者必反屈向上又垂而下大夫則裨其屈與垂者士則惟裨其向下垂者而不裨其屈者也又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肩與革帶廣同此韠即韍也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也韠屨同色此素韠則白屨也又引天

子諸侯視朔視朝之服者以在朝君臣同服故以此證玄冠朝服是諸侯之士也又云染黑以下周禮鍾氏文無六入之文故云與以疑之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　辟必亦反卒子忽反假古雅反　疏曰士雖無臣皆有屬吏胥徒及僕隸故云羣吏也府史以下謂周禮三百六十官之下皆有府史胥徒不得君命主人自辟除去役賦補置之者卒吏假吏又舉漢法為證也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饌直轉反塾音孰　筮所以問吉凶謂蓍也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饌陳也具俱也西塾門外西堂也　畫音獲爻戶交反疏曰畫地記爻者依七八九六之爻用木畫地記之少牢云卦者在左卦用木是也今則用錢其法同耳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

闑魚列反閾音域　闑門槷也閾閫也古文闑爲槷閾爲㯣　槷其月反閫苦本反槷魚列反㯣子六反　䟽曰漢書云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爲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從其强者以所從者在經而於注內疊出其所不從者若二字俱合則兩從而互見之也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

筴初革反韇音獨　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韇藏筮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兼并也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　䟽曰筴即著也曲禮曰筴爲筮是也按少牢云史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與此同也又云今時謂之韇丸者見以皮爲之也言上韇者其制有上下下者從下向上承之上者從上向下韜之也

宰自右少退贊

命宰有司主政教者也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今按所贊之辭未聞下疏云文不具也蓋當云某有子某將以來日某加冠於其首庶幾從之筮人許諾

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還音旋後放此 即就也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 識音志 疏曰筮法已見上按少牢得主人命訖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乃釋韇立筮此亦宜然但彼卿大夫禮有述命此士禮略故不述命耳又按三正記大夫著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當坐筮亦與彼異也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卒畢也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 疏曰方版也主人受眡反之反還也 還音環

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 古文旅作臚 臚力居反

疏曰卜筮之法洪範七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又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則天子諸侯卜時三龜並用於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亦三人各占一易卜筮皆三占從二三吉爲大吉一凶爲小吉三凶爲大凶一吉爲小凶又喪禮亦云與其屬共占彼注云其屬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云占者三人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則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共占之矣　今按少牢禮無此文未詳何據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遠日旬之外　疏曰曲禮云旬之內日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彼據吉禮士旬內筮故云近某日特牲旬內筮日是也大夫以上禮旬外筮故言遠某日少牢筮旬有一日是也少牢又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鄭注云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後己言至遠日又筮日

如初明不并筮則前月卜來月之上旬上旬不吉至上旬又筮中旬中旬不吉至中旬又筮下旬下旬不吉則止不祭祀也特牲不言及則可上旬之內筮不吉則預筮中旬中旬不吉則又預筮下旬又不吉則止若此冠禮亦先近日士冠禮亦於上旬之內預筮三旬不吉則更筮後月之上旬以其祭祀用孟月不容入他月若冠子則年已二十不可不冠故容入後月也此注所云遠日旬之外自是當月上旬之內筮不吉更筮中旬與曲禮文意小不同也 横渠張載曰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諏日而祭更不筮據儀禮唯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諏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徹筮席 徹去也斂也去起呂反 宗人告事畢 宗人有司主禮者也

右筮日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戒警也告也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疏曰同官為僚同志為友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也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退去也歸也疏曰按鄉飲酒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鄉射亦然皆與此文不同此經文不具當依彼文為正但此不言拜辱者亦是不為賓己故也

右戒賓

辭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古文某為謀稱尺證反下之稱美稱同疏曰布謂緇布冠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

敢辭共音恭 病猶辱也古文病為秉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重直用反下同 敢不從許之

辭 疏曰周公設經直見行事恐失次第不言其辭今行事既終乃總見之也 今按諸辭本總見經後故疏云耳今悉分附本章之左以從簡便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前期三日空二日也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恒吉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 疏曰前期三日謂正加冠日之前空二日之外也筮賓者謂於前所戒賓之中筮取吉者為加冠之正賓也凡取人之法宜先筮之今以其賢恒自吉故先戒而後筮然既知其賢又必筮之者取其慎重冠禮事故鄭引冠義為證也又命筮雖無文

宰贊蓋云主人某為適子某加冠筮某為賓庶幾從之上章筮日與此皆不言命辭者文不具也　今按前已廣戒衆賓此又擇其賢者筮之吉則宿之以為正賓不吉則仍為衆賓不嫌於預戒也

右筮賓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

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為衆賓或悉來或否主人朝服　為于偽反　疏曰此云乃宿賓謂擯者傳主人辭入以告賓也又曰宿者必先戒若上文已戒賓今又宿之也戒不必宿即所戒之賓除正賓及贊冠者外但戒使知之而已後更不宿也云不宿者為衆賓或來或否者此決正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也知朝服者自上章朝服筮日至此無改服之文故也　今按此云宿賓言主人往而宿之以目下事如

篇首言筮日于廟門後亦多有此例也主人方往宿時擯者固當入告然此言乃為主人發不為擯者發也又按不宿者為衆賓或悉來或否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之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宿蓋但使為衆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為只合作如字讀賓字句絶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

賓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宿之以筮賓之明日　疏曰佐賓為輕故不筮也言中士上士者據主人與賓　皆是上士也贊者皆降一等取之若賓主皆是下士則亦取下士為之禮窮則同也今案佐賓雖輕亦必擇其賢而習禮者為之不來則亦有闕故幷宿之使必來也

右宿賓　辭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莅音利莅臨也今文無對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厥其也宿服朝服疏曰厥明夕謂宿賓贊之明日向莫時也為期為加冠之期也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擯必刃反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質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介音界告兄弟及有司擯者告也疏曰上文兄弟有司皆已在位此復告者禮取審慎之義也告事畢宗人告也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右為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直音值深申鴆反凡度淺深曰深後並放此　夙早也興起也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已下其室為夏屋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　盥音管夏戶雅反後同罍力回反　疏曰洗者盥手洗爵之時恐水穢地所用以承其棄水之器也士用鐵漢制也大夫則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也榮即今之搏風謂之榮者言與屋為榮飾又言翼者與屋為翅翼也夏屋者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四阿鄭云四阿四注殷人始為四注則夏后重屋但兩下為之不四注矣故兩下屋名為夏屋而鄭注檀弓又曰夏屋今之門廡也兩下為之亦舉漢制以況之也又曰卿大夫以下其室兩下而周之天子諸侯皆四注故燕禮之洗當東霤鄭以為

人君為殿屋㢮大記升自東榮鄭以為天子諸侯當言東霤也金罍亦漢制然經直言水不言罍唯少牢云設罍水於洗東有枓鄭注云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此經之内或有尊無洗或尊洗皆有而又不言設之者文不具也今詳注文罍下及字恐誤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墉

疏曰冠時先用卑服北上便也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纁許云反韎音妹又母八反韐古洽反又音閤

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

耳今文纁皆作熏　縓七絹反染如琰反下二字同賴丑貞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縕音溫又烏本反韍音弗幽於糾反茅芒交反又音妹蒐所留反倩七見反

疏曰士禮玄端自祭以爵弁服助君祭故云與君祭之服也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以三十升麻布衣之上玄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俛而謂之冕其爵弁制大同唯為爵色而無旒又前後平故不得為冕冕而其尊卑則次於冕也用布升數蓋取冠倍之義朝服十五升故其冕為三十升也染緅之法見爾雅三染皆為淺緅四入為朱毛傳乃謂之深纁至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為染黑法乃見於考工記蓋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緅是其色赤多而黑少故以爵頭為喻也朱則四入與者蓋言以纁入赤則為朱以無正文故與以疑之也鄭解純字或為絲或為緇者古緇字以才為聲故緇紂二字並行而紂多誤為純鄭皆望經為注也韐者韋旁著合故謂合韋為之又以韎染之

故曰韎韐也韠制已見上注韍亦如之但有飾無飾為異耳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後王彌飾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士無飾不得單名韍一名韎韐一名緼韍故鄭云韍之制似韠也鄭詩注曰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士緼韍者玉藻文也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

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

辟必亦反下同要一遙反

疏曰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象上古者謂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遶項所謂未有麻絲衣其羽皮者素白繒也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唯喪服裳幅三袧有數耳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

此莫夕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天玄而地黃士皆爵弁爲緇其爵同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莫音暮朝直遥反夫玄之夫音扶　疏曰以其但正幅故得端名言莫夕於朝之服者玉藻大夫士朝玄端謂所以聽其家私朝之服也士向莫之時又以此服夕於君所其卿大夫之夕於君則自當朝服也然左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則無事時亦可不夕也朝服之衣者指上章筮日之朝服易其裳者彼素裳而此易以三等之裳也所引玉藻之文彼注以爲玄端之韠韠同裳色士裳三等爵亦雜色故同用之若然則大夫之玄端素韠則當爲素裳乃與朝服不異禮窮則同也又曰不言革帶者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韠及佩璲韠則有革帶可知故畧不言也　按注其爵同三字未詳

今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

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

缺依注音頍去蘂反又音跬又屈絹反項于講反組音
祖屬章玉反注同纚山買反舊山綺反笄音雞紘音宏
篋苦協反　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
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繈亦由
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
名蔮爲頍屬猶著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
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
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纁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以
上凡六物隋方曰篋　著頍著卷之著丁畧反綴丁衛
反繈紀屈反卷去圓反蔮古内反猶著之著直畧反韜
本作安土刀反簪側金反上時掌反隋他果反狹而長
疏曰頍項注皆無正文約漢制及以義言之耳云結
項中謂於項上結之也云隅爲四綴以固冠者既武以
下別有頍項明於首四隅爲綴上綴於武然後頍項得
安穩也云項中有繈亦由固頍爲之者頍之兩頭皆爲
繈別以繩穿繈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也漢時卷幘之

狀今不審知必以布帛圍繞髮際為之也云纚今之幘梁亦舉漢法以況至今久遠亦未審其狀也既云韜髮乃云結之則是韜訖乃為紒也二笄之笄天子諸侯用玉大夫士用象有笄謂之笄屈組為紘者謂以一條組於左笄上繫定遶頤下右相向上仰屬於笄屈繫之有餘則因垂為飾必屈繫者擬解時易為繫屬之也無笄謂緇布冠纓而結其條者條即組也謂以二條組為纓兩相屬於頍而下垂乃於頤下結之也組側赤者以緇為中以纁為邊側而織之也六物謂頍項青組纓為一物纚為二物二笄紘各一通為六物也隋謂狹而長也

櫛實于簞 櫛莊乙反簞音丹 簞笥也 笥音嗣 疏曰鄭注曲禮云圓曰簞方曰笥而此云一物者舉其類也

蒲筵二在南 筵席也 疏曰二者一冠一醴也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 甒亡甫反篚方尾反勺上若反觶之

豉反柶音四醢音海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裳北也篚竹器如笭者勺尊升所以斛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也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古文甒作廡 笭力呈反 斛九于反又音拘挹也廡音武 疏曰勺即少牢所謂枓也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對文有異散文則通故鄭以爵名觶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

匴素管反坫丁念反 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為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坫在堂角古文匴為篹坫為襢 繅音早琪音其邸丁禮反篹素管反又音纂襢以占反 疏曰上文直舉冠以表服冠

實不陳故彼注畧而此注詳也爵弁制已見上纁合五采絲為繩垂於延之前後以貫旒玉者也會縫中也琪讀如綦綦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有二以為飾郋下抵也以象骨為之各以其等見周禮注中此以不備載者但欲見士之皮弁無玉象之飾耳緇布冠士為初加之冠冠訖則㡀之不用庶人則常着之故詩云臺笠緇撮是庶人以布冠常服者以漢之小吏亦常服之故舉為况也坫在堂角者坫有二文若明堂位云崇坫論語云反坫則在廟中以亢圭反爵此所言者則㨿堂角為名耳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

屨九具反絇其于反繶於力反純章允反 屨者順裳色玄端黑屨以玄裳為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 縫扶用反紃音旬緣以絹反 疏曰屨順裳色者禮之通例衣與冠同屨與裳同也以玄裳為正者以上士之服為正不取

下二等也約為行戒者以拘者自拘持之意也縫中紃
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條紃也緣謂繞口緣邊也博寸
謂純之廣也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約繶純純博寸　魁若回反柎方
于反魁蜃蛤柎注也蜃上忍反蛤音閤疏曰魁
即蜃蛤一物也蝦為炭灰用之柎注謂塗注於上使色
白也　爵弁纁屨黑約繶純純博寸　爵弁屨以黑為飾爵弁
尊其屨飾以繢次繢
戶內反　案冬官畫繢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
次玄與黃相次鄭云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
次繢以為衣又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
為裳此是對方為繢次比方為繡次按鄭注屨人云複
下曰舄襌下曰屨又注云凡舄之飾如繢之次凡屨之
飾如繡之次者即上黑屨以青為約繶純白屨以黑為
約繶純則白與黑黑與青為繡次之事也今次爵弁纁

屨纁南方之色赤不以西方白爲約繶純而以北方黑爲約繶純者取對方續次爲飾舉緆者尊爵弁是祭服故飾與緆同也冬皮屨可也疏曰冬時寒許用皮故曰可也春宜從夏秋宜從冬舉冬夏者以寒暑極時爲言也不屨繐屨繐音歲繐屨喪屨也繐不厭治曰繐疏曰喪服有繐衰四升有半明繐屨亦是喪屨又斬衰冠六升傳曰鍛而勿灰則繐衰四升半不灰可知言此者見大功未可以冠子恐人逐以冠子故於屨末因禁之也三屨不與服同陳者屨在下不宜與服同列也

今按此三屨以下本在辭後記前今移附此然經既不言屨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既加冠而適房改服即得并易屨而出也但不知的在何處疑服既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

右陳器服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阼才故反玄端士入廟之服也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　酢才各反　疏曰特牲士禮祭服用玄端此亦士之加冠在廟故與祭同服直當也謂當堂上東序牆也

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袗之忍反又之慎反又音真　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韠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古文袗為均也　疏曰玄衣玄裳而緇帶韠是同玄也主人當東序洗當東榮兄弟又在洗東是退於主人也　今按袗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袀則是當從均袀為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袗字為均耶抑以袀音為振也集韻又釋袀為戎衣偏裻今亦未詳其義姑記此以俟知者

擯者玄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　疏

曰擯者是中士若下士當服黃裳雜裳故別言玄端不言如主人服也　今按三者玄端一也主人玄裳爵韠兄弟玄裳緇韠擯者黃裳或雜裳而同用爵韠也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紒音界　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古文紒為結　緣以絹反紐女九反　疏曰紳大帶之垂者并其紐皆以錦飾之束髮總也童子尚華故衣此　今按漢書髻亦作結又以上下章考之則房戶宜當南壁東西之中而將冠者宜在所陳器服之東當戶而立也

右即位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外門大門外　疏曰賓與主人尊卑同故得同服擯者告告者出請入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

拜賔答拜左東也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主人揖贊者與賔揖先入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賔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賔道音導每曲揖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　疏曰周左宗廟者祭義與小宗伯俱有此文對叚右宗廟也入大門而東則主人在南賔在北俱東向為一曲至廟門則主人在東賔在西俱北向為一曲為當將曲之時賔主皆相見故皆一揖通下將入廟門揖為三也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碑彼宜反　疏曰碑是庭中之大節故宜揖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賔西序東面主人賔俱升立相鄉　鄉許亮反又作嚮　疏曰不拜至者冠子非為賔客故異於鄉飲酒之等也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盥於洗西由賔

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古文盥皆作浣 近附近之近浣户管反 疏曰盥於洗西者按鄉飲酒主人盥於洗北南面賓盥於洗南北面各由其從來之便也贊亦從外來但卑不可與賓並故在洗西東面又向賓階為便注又以其與主贊並立于房中恐由阼階故明其同於賓客也知與主贊並立者以言南上則非一人又與主贊俱是執勞役之事者也近其事者以其物皆在房中故不立于堂上而先入房並立以近其事也又主人尊敬賓之贊者故位在南面而居上也 今詳贊者西面則負東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

右迎賓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 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筵布席也

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於阼少北辟主人適丁歷反辟音避將冠者出房南面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疏曰知在房外之西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故也今按此疏則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戶之東壁矣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也奠停也古文櫛為節疏曰前章六物同篋櫛實于簞今將用之故取置席南不言餘物及篋簞者皆來可知也又凡言主人之贊者即加主人字今此不言故知是賓之贊者也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

贊者坐櫛設纚即就設施疏曰此二事皆勞役之事故贊者為之也賓降主人

降賓辭主人對主人降為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爲于偽反賓盥卒

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揖讓皆壹者降於初古文壹皆作一疏曰初位東

序端也賔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賔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興起也降下也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冠緇布冠也　䟽曰按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傍九等為階諸侯堂宜七尺則七等階大夫堂宜五尺則五等階士宜三尺則三等階故鄭以中等解之也賔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賛者卒復扶又反　進容者行翔而前鶬焉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興起也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缺項結纓也　䟽曰右手執項謂冠後耳非頍項也翔謂行而張拱也鶬七良反鶬與蹌同容貌舒揚也冠者興賔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　復扶又反　䟽曰以其去童子之服著成人之服使衆觀知也

今按觀示也宜古喚反

右始加　辭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今按諸辭皆當以古音讀之其韻乃叶服蒲北反　令吉皆善也元首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今按順古與慎通用壽考惟祺介爾景福祺音其福叶筆勒反　爾女也既冠為成德祺祥也介景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　女音汝下同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如初為不見者言也卒紘謂繫屬之　見賢遍反屬音燭　疏曰冠者坐訖當脫緇布冠乃更櫛也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

之笄一是冕弁固冠之笄此未加冠而設笄明是安髮笄也緇布冠亦宜有之彼言設纚而不言設笄恐與上文兩弁之笄相亂又此章但言設笄而不言設纚則亦可互見矣其皮弁固冠之笄則賓加弁時自設之可知云不見者謂上章所有而此章不言者也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

右再加

辭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服叶蒲北反辰子丑也申重也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福叶筆勒反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古文眉作麋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

儀降三等下至地他謂卒紘容出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為之疏曰冠緇布冠也爵弁則服之以受醴見母兄弟姑姊故不徹也賓贊者徹櫛主贊者徹筵以其先設還遣之也

右三加

辭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服叶蒲北反 正猶善也咸皆也皆加女之三服謂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兄弟具在以成厥德厥其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耇音茍慶叶音羌黃黃髮也耇凍梨也皆壽徵也疆竟竟音敬又音景 疏曰黃髮白而復黃也凍梨面如凍梨之色也

筵于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者戶西室戶西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

加柶覆之面葉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北面盥側酌者言無為之薦者面前也葉柶大端贊酌者賓尊不入房古文葉為擖　疏曰凡洗爵者先盥此經不具故注明之又引昏禮者明房中有洗以洗爵也無為之薦者言還是此贊者自薦脯醢無他人也面葉者贊者面葉授賓賓得面枋授冠者冠者得之面葉扱醴而祭也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枋彼命反　戶東室戶東今文枋為柄　疏曰以冠者在室戶西賓自至房戶取醴贊者酌醴出向西授賓也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為禮與於答主人　疏曰與於答主人者按鄉飲酒賓於西階上北面答主人拜薦脯醢贊冠者也冠者即筵坐左

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啐七內反捷初洽反又作插又作扱捷柶扱柶於醴中其拜皆如初古文啐為呼　疏曰祭醴三者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此啐醴不拜既爵者以其不卒爵故也

右醴冠者今按醴依下章注當作禮謂以醴禮之也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芳香也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休美也不忘長有令名

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

北面見于母 見賢遍反下及注入見如見見于君贄見與見姑見母同 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 闈音韋宮中小門也 疏曰薦左據南面為正也將舉者謂若鄉飲酒鄉射是也不舉者此章及昏禮醴婦是也闈門見雜記彼注云宮中之門曰闈門為相通者是也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俠古洽反

右冠者見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 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 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 對應也其辭未聞 應對之應 疏曰冠義

云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似字訖乃見母其實未字先見母既字乃見兄弟急於母緩於兄弟也記人以下有兄弟之等皆拜之故退見母於下使文近也

右字冠者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備叶筆力反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字叶音滋嘉叶居之反昭明也爰於也孔甚也髦士攸宜宜之于假假古雅反叶音古髦俊也攸所也于猶為也假大也宜之是為大矣今按假恐與嘏同福也注說非是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為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長丁丈反父音甫疏曰某甫者若云尼甫嘉甫也伯仲叔季若兄弟四人則依次稱之夏殷質

則稱仲周文則稱叔若管叔蔡叔是也殷質二十造字之時便兼伯仲叔季稱之周文造字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若孔子始冠但字尼甫至年五十乃稱仲尼是也　今按檀弓孔疏云人年二十冠而加字如曰伯某甫者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與此賈疏不同疑孔說是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不出外門將醴之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此醴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次門外更衣處也以帷幕簟席為之　處昌慮反　疏曰此當為上於下之禮不得以用醴之故便名曰醴如周禮天子禮諸侯用鬯亦不名為鬯賓故鄭破醴為禮也次者舍之名云更衣處者以行禮衣服或與常服不同故須入次更易也聘禮云次以帷周禮注云帷以布為之此

士卑故或用簟席也　今按醴冠者章言醴者皆指其物而言故注不改字此醴與醴冠者之醴同義故改之下章醴賓亦此義故不重出

右賓出就次

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贊者後賓出故東面也亦如之者言贊者先拜而冠者答之也贊者後出亦當就次侍禮也○後戶豆反　疏曰兄弟位在東方贊者則賓之類入見姑姊如見母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也不見妹妹卑

右冠者見兄弟姑姊　疏曰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見可知故不言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摯亦作贄音至　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為鄉大夫致仕者　䟽曰以爵弁是助祭之服不可服見君與先生等故易服也玄端則兼玄冠矣今更言者以初冠時服玄端為加緇布冠之服緇布冠冠而弊之故易玄冠以配玄端也鄉先生即鄉飲所謂先生書傳所謂父師也亦有士之少師鄭以經但言鄉大夫故畧不言也

右奠摯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禮賓不用栖者泲其醴內則曰飲重醴清糟稻

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 少詩照反泲子禮反糟子曹反 疏曰此醴亦當為禮文不具也特牲少牢主人獻尸主婦亞獻為二獻此則主人獻賓而已故無亞獻鄉飲酒末有燕故知獻後有燕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將酬賓先自飲訖乃酬賓賓奠而不舉是賓酢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也昏禮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婦酢舅而奠酬是備有酬酢也特牲少牢各一爵而有亞獻此賓主各兩爵而無亞獻雖少不同義類同也士禮一獻者左傳季孫宿云得既不過三獻又郊特牲云三獻之介亦謂卿大夫也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以大夫三獻士一獻此其差也醴賓不用柶者泲其醴者醴子則不泲故用柶也飲目諸飲也重倍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此二種皆重設之稻醴以下是也質者用糟謂若醴子之類是也 今按注不言改字說見上非不具也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儷音麗 飲賓客而

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 飲於鴆反 疏曰凡酬幣之法尊卑獻數多少不同及其酬幣唯於與酬之節一行而已春秋秦后子出奔晉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杜注云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彼九獻之間皆有幣春秋之代奢侈之法非正禮也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 與音預 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爲衆賓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 今詳贊者謂主人之贊者也恐字誤作衆賓耳

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賓家也

右醴賓 今按此章以上正禮已具以下皆禮之變

若不醴則醮用酒 醮子名反 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

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當為禮疏曰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訖一醴於客位者周法也此不醴而醮用酒者夏殷法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唯據此文而言醴亦無酬酢而不名醮者醴是太古之物質宜無酬酢酒則宜有酬酢故以其無酬酢而名醮取醮盡之義也　今按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衛之幕有縿布衻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記注所云若以杞宋二代之後及宅遠國未能純用周禮者言之則或可通然亦未有明文可考也此注又言改字者上下文異故須別出也

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　疏曰上文醴不言禁者醴非飲醉之物故不設戒也此用酒酒是可飲

之物恐醉因而禁之故云因為酒戒上古無酒今雖有酒猶設之是不忘古也洗有篚在西南順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篚亦以盛勺觶陳於洗西南順北為上也　盛音成　疏曰用醴之時醴尊在房故洗亦在房今醮用酒與常飲酒同故洗亦當在庭北為上者席據識之先後為首尾此篚亦云上者應亦有記識為上下也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始加者言一加一醮也加冠於東序醮之於戶西同耳始醮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　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薦出自東房　疏曰將自酌者決前用醴時贊者酌以授賓賓不親酌此則賓親酌酒洗爵故有升降也　今按始加二字乃疊見前始加緇布冠一章之禮醮用脯醢乃題下事其賓賓答拜後乃薦之也賓升酌時冠者猶在出房南面之位冠者拜受賓答拜

如初贊者筵於戶西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冠者南面拜受賓授爵東面答拜如醴禮也於賓答拜贊者則亦薦之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立于席西為異耳俟賓命者為更加皮弁也　疏曰此與用醴行事一同但今按此正醮禮也下兩醮及後章三醮凡言如初者皆謂如此禮也

徹薦爵筵尊不徹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不徹筵尊三加可相因由便也　便婢面反　疏曰下文云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是除酒相因外薦爵皆更設而後加卒設於席前故云辟後加也

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今文攝為聶撓奴高反聶女輒反　疏曰撓謂

撓攪添益盩頓示新也一醮徹脯醢為辟再醮之脯醢至再醮不言徹脯醢者以三醮上唯加俎不加籩豆故不徹薦直徹爵而已祝辭三醮不言嘉薦直言籩豆是明文也　今按此如初儀者如前再加一章之儀也下條放此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言唯攝酒異於始醮其他皆如之也

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

折之設反嚌才計反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為俎嚌嘗之　疏曰嚌謂至齒嘗之按下若殺再醮不言攝此經再醮言攝三醮不言攝則再醮之後皆有攝互文以見義也又周禮腊人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梁州烏翅矣薄折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腶脩若然乾肉與脯脩别言之今梁州烏翅者或為豚解而七體以乾之謂之乾肉及用之將升于俎則節折為二十一體故揔名乾肉折俎也　陳祥道曰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胳觳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横脊也

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脅之前則脇也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殽而為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股骨六而為九二殽正祭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脇不升於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脇而二十有一去二殽而為十九矣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則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既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胉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也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熟其殽謂解之爓之為二十一體是也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　今按豚解之義陳說得之二十一體則折脊為三曰正脊曰脡脊曰橫脊兩胉各三曰代脅曰長脅曰短脅凡六兩肱各三曰肩曰臂曰臑凡六兩股各

三曰髀曰肫曰胳凡六通為二十一體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是如此但牲則兩髀以賤而不升於正俎耳故少牢禮具列自髀以下凡二十一體但髀不升耳而鄭氏注云凡牲體之數備於此初不及他體也況此言腊則又不殊賤也而周禮内饔及此經昏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乃不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益其踈略至少牢疏及陳祥道乃去髀而以兩觳足之益見此經後篇猶有脰及兩觳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觳而謂脰非正體若果如此則觳亦非正體又何為而取之耶此其為說雖巧而近於穿鑿不可承用 又按初儀見上三醮唯攝酒及有乾肉折俎嚌之為異其它皆如始醮也

北面取脯見于母

右醮

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 亶丁但反時一作旹 亶誠也

（古文亶為癉癉丁但反）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來叶力之反格至也永長也保安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時是也行此乃能保之令文格為嘏凡醮者不祝疏曰凡醮謂庶子冠者嘏古雅反）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湑思呂反清也伊惟也湑）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祜音戶與序並上聲祜福也）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旨美也陳列之貌）咸加爾服肴升折俎（肴升折俎亦謂豚）承天之慶受福無疆（慶叶音羌）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殺如字肺芳味反扃古螢

反鼎杠也鼏亡歷反鼎覆也　特豚一豚也凡牲皆用左胖　贊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嚌也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　胖普半反鑊戶郭反亨普庚反鉉玄犬反　疏曰此論夏殷殺牲熈子之事也若者不定之辭也升　載之法載在後升在前今先言載後言升又合字在載升之間者通言之欲見在俎在鑊俱曰合也鼏者以茅覆鼎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扃牛鼎大扃長三尺腳鼎小扃長二尺皆依漢禮而知今此豚鼎當用小扃也周禮少牢特牲鄉飲鄉射皆用右胖雖虞禮喪祭反吉故用左此云用左胖或據夏殷之法也特牲云亨于門外注云亨以鑊是鑊為亨也昏禮合升側載特牲卒載加匕少牢升羊實于一鼎是在鼎曰升在俎曰載也然在俎亦謂之升如云升羊載右胖是也

陳氏曰豚則吉凶皆合升用成牲則升其胖而去髀吉升右而凶升左脊脅六而肱股五為十一體也　疏

又曰凡肺有二種一者舉肺一者祭肺就舉肺之中復有三稱一名舉肺為食而舉二名離肺少儀云三牲之肺離而不提心也三名嚌肺以齒嚌之此三者皆據生人為食而有也就祭肺之中亦復有三稱一者謂之祭肺為祭先而有之二者謂之忖肺切之使斷三者謂之切肺名雖與忖肺異實則同也三者皆為祭而有　今按忖亦作刌疑即切字寫誤為二耳

始醮如初　亦薦脯醢徹薦爵筵尊不徹矣　初謂前章之始醮也

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　蠃力禾反　蠃醢螔蝓醢　今文蠃為蝸　螔音移蝓音俞一音由蝸力禾反又古華反　疏曰此增數者為有殺牲故盛其饌也按鄭注周禮醢人云細切為齏全物若牒為菹作醢及臡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是作醢及菹之法也　今案再醮唯攝酒加籩豆為異不言如初者可知也

三醮攝酒如再

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 攝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加俎嚌之嚌當為祭字之誤也祭俎如初如祭脯醢 疏曰祭先之法祭乃嚌之又不宜有二嚌故注破加俎之嚌為祭也 今按初謂上章之始醮也上章及此三醮兩節但皆攝酒嚌俎為異而其它皆如初則祭已在其中矣故注於上章三醮初不改字於此蓋誤改之疏又妄為之說皆非也但上章之俎無肺而此有肺故又特言所嚌者肺而不嚌於複出則此嚌字當從本文為是陸氏亦云嚌讀如字嚌肺釋上嚌之為嚌肺也凡言之法多此類

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

右殺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父兄諸父諸兄 疏曰諸父諸兄非己之親父兄也 冠之日

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古文紒為結今文禮作醴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　疏曰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內者家私之禮也是在外者為盛也

右孤子冠疏曰周公作文於此乃見之者欲見周與夏殷孤子冠禮皆同其與上異者乃記之耳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　疏曰適子周冠一醴夏殷三醮庶子無文周當一醮夏殷當三醮又庶子醮不見祝辭即前

注云凡醮者不祝也　今詳疏說恐非蓋一醮以酒者正也其用醴與三醮為適而加耳庶子則皆一醮以酒足矣

右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疏曰案內則云舅沒則姑老若死當云沒不得云不在且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者或歸寧或疾病也使人受脯為母生在於後見之也　今詳經云不在恐兼存沒而言若被出而嫁亦是也蓋主人若非宗子則固有無主婦者此云使人未必母使之也又昏禮使者授人脯之後又執以反命則此使人受脯之後亦必更有禮節但文不具不可考耳

右母不在

女子十有五年許嫁笄而字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人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

疏曰賀瑒云十五許嫁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而女賓以醴禮之也未許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女賓不備儀也今案賀說得之然有未盡許嫁笄則主婦當戒外姻為女賓使之著笄而遂禮之未許嫁而笄則不戒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也

既笄燕則鬈首鬈音權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鬌紒也鬌丁果反以少者處之故

疏曰既未許嫁雖已笄猶以少者處之故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為鬌紒也

右女子笄雜記補此篇之末本有記一章今考之皆見於家語郲隱公篇而彼詳此畧故今

於此刪去而取彼文修潤以附冠義記說見昏禮篇

家禮一之下

冠義

傳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言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今按此葢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言人為禮以此三者為始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立猶成也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國以禮為本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

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著張慮反

作謂東序少北近主位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則志益大也敬其名者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也　今按此本與適子字加有成也在彌尊字下冠而上有己字敬其名作成人之道蓋傳誦之訛也家語以為孔子之言亦有誤字今以後記郊特牲文更定後因不復重出

見於母母拜之

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　孔疏曰按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

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今按疏說非本文正意恐不然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行下孟反言責人以大禮者己接之不可以苟今按首句之字疑行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

也治直吏反　嘉事嘉禮也冠屬嘉禮　今按此篇所引禮文皆見於前篇注疏已具今不復出後篇放此

邾隱公旣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

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今按此下本有冠於阼以下四句與上章同而有誤字又與上下文無所屬疑記者妄附益之今刪去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

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鄭曰皆由下升　今按此明世子之冠猶士禮也然疑句上有

懿子問世子之冠如何一節及子曰字今亡句下有無

大夫冠禮一節今錯在後記及郊特牲篇中然亦有闕

文此下舊有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

石之樂節之條左傳文又有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

敢擅一節已見上文皆與此上下文不相屬

亦記者妄附必損益之然後下文意乃相屬懿子曰天

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王肅曰怪天子無冠禮而諸侯之冠如世子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王曰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王曰懿子言諸侯無冠則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鄭曰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弑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

得同姓以殺其君有自來矣今無譏焉王曰言有所從來故今無所譏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王曰周書曰歲十有二月武王崩元年六月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達而勿多也本篇作達而未幼今從大戴記鄭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王曰常得民之心也遠於年王曰言壽長嗇於時嗇愛也愛於時惠於財不以無事棄日也施舍不吝也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袞職袞天子之盛服袞職謂天子之職業

也是字本闕今補或曰當作一心欽若昊天王曰欽敬若順六合是式王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今按天子冠者至此一節懿子不問而夫子自言疑非本文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公堂深異於士今按大戴無北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鄭曰饗賓也士於賓以一獻之禮今按大戴禮無其醴也三字無介鄭曰於饗而贊冠者退為衆賓者君禮於臣本無介無樂鄭曰亦饗時也冠者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冠禮一舉樂可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

之樂節之謂冠時為節也皆玄端鄭曰君臣同服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今按大戴作其餘自為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但為主而降西階未詳其義玄端與皮弁王曰玄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　今按大戴作公玄端與皮弁皆韠異朝服素韠王曰朝服素韠示不忘古　今按大戴無異字疑或是皆字公冠四加玄冕祭王曰公冠四加玄冕祭服鄭注大戴禮曰四當為三玄當為袞字之誤孔疏曰諸侯尚四加則天子當五加袞冕也　今按本文但言玄端皮弁玄冕而不言爵弁則三加鄭說為是而諸侯玄冕以祭則當從本文唯天子三加其袞冕與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曰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　今按大戴作朱錦采四馬其慶也鄭注云其慶

賓也如是天子擬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王曰擬諸侯禮今按此一節見於大戴記者與此文小異今從其長者無介乃饗時事本篇在鄉為賓之下又無無樂皆玄端五字及注又天子以下至冠皆十二字本篇作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今悉從大戴蓋如此即畧與上文天子之冠相應但亦非懿子所問為可疑耳

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緌如誰反下同唐虞以上曰太古重古始冠冠其齊冠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緌纓飾太古質蓋亦無飾非時人緌故云未聞之於古上時掌反　疏曰皇氏云齊則緇之亦謂祭前若祭時自

著祭服則有虞氏皇而祭是也太古吉凶同服三代改制齊冠有弁追之等則以白布為喪冠當自夏禹以下也

今則冠而弊之可也孔疏曰後世不復用之以為齊冠但初加暫用冠罷則弊棄之也賈疏曰冠而弊之據士而言若庶人則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庶人用緇布冠韜其髮以為常服也

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冔況甫反　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　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畔干反幠火吳反　疏曰此條蓋論第三所加之冠指爵弁而言也槃幠收斂之義無正文皆鄭以意解之孔疏曰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

三王共皮弁素積質不變　疏曰此條論第二所加之冠自天子達於士以

其質素故三王同之無所改易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或謂委貌為玄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為父今文為弁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　孔疏曰此一條論始加之冠三代常所服者皆用緇布但周為委貌之形殷為章甫之形夏為毋追之形為不同耳此云委貌而儀禮記稱玄冠故云或也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　家語冠頌　今按此章與儀禮後記郊特牲公冠篇多同今從其長者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弊之可也疏曰從諸侯達諸士始冠皆用之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繢戶內反注繪同　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

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　疏曰諸侯緇布冠唯繢緌為異其頍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　玉藻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據時有未冠而命為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改取有昏禮是也　疏曰大夫始仕者二十已冠訖五十乃爵命為大夫故大夫無冠禮然按喪服大夫為兄弟之長殤降服小功鄭云謂為士若不仕者明其或亦為大夫則不為殤而降也按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為殤此兄殤者既有德行年未二十而得為大夫則是大夫亦不以二十而始冠也若諸侯則魯襄公年十二而冠事見左傳若天子則尚書啓金縢時成王年十五而云王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若天子之子則祭法有天子下祭殤五之文是年十九以下尚為殤

故知二十乃冠也　後記　今按此一節疑本亦鄭隱公章内語説已見上疏引喪服之丈見大夫而有兄殤又其兄若為大夫則不降服則知其身與兄皆未二十矣是不必五十乃為大夫也葢其得為大夫之時已治成人之事或已因喪而冠如家語所説人君之例故不待二十而冠也賈意當是如此而詞不别白故為刪潤而發明之然此亦為繼世為大夫者言耳非謂以賢才而選者也孔穎達云天子之子皆早冠以其有下祭殤五葢謂若不早冠則無玄孫之殤也諸侯之子則二十而冠以其有適長殤之丈也與賈説不同未知孰是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為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謚周制以士為爵死

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始也　今按此於冠義無所當疑錯簡也

然疏義亦非是此蓋老子不尚賢貴因任之意言上古之時民各推其賢者奉以爲君沒則復奉其子以繼之其後遂以爲諸侯然其子之立也但象似其賢而已非故擇賢而立之也至於中古乃在上者擇人任官而爲之爵等此則德之衰殺不及上古之時矣又至於周而有謚法則生而有爵者死又加謚此則又其殺也上古民自立君故生無爵中古未有謚法故須有爵而無謚又以申言古今之變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齊音咨衰七雷反　冠者賓及贊者　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饌士戀反埽悉報反　內喪同門也不醴

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大門內之喪加冠在廟廟在大門之內　疏曰內喪謂同吉凶不可同處故聞喪則廢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宅處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醴及饌具未聞喪之先既已陳設今皆徹去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清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　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既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云俱成人之服也除喪不改冠乎疏曰曾子疑除喪之後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

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 疏曰諸侯大夫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賜之或弁或冕之服於太廟之中歸設奠祭於已宗廟但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但使人酌酒以飲已而無酬酢皆以榮君之賜更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言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為吉冠也又曰醴是古之酒故為重醮用酒是後代之法故為輕 曾子問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饗謂禮之 曾子問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冠古亂反三者之三息暫反 疏曰每哭一節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為九踊知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者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

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取七住反又如字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雜記

魯襄公九年十二月晉悼公以諸侯之師伐鄭而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行將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春秋左氏傳

晉趙文子冠韋昭注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欒書也禮既冠奠贄於君遂以贄見

於卿大夫先生美哉美成人也昔吾逮事莊主莊莊子趙朔之謚大夫稱主趙朔嘗將下軍欒書之佐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貌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范文子文子范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晉卿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已又何加焉冀除喻自脩潔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罃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智子之道善矣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露潤也國語

儀禮經傳通解卷一